

河北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25 印张 154,000字 印数: 1—10,1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86·40 定价: 0.75 元

目 录

傅作义涿州守城始末记

- 晋奉两军涿州百日激战史料……………王 畅 桂 郁(1)
- 抗日战争中傅作义将军整军抗战
的一点回忆……………袁庆荣(25)

- 忆李锡九……………韩经武(38)
- 对族伯李锡九的回忆……………李子寿(49)
- 段绳武生平事迹……………肖 青(54)
- 我所知道的段绳武……………鹿荫华(79)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史……………李子谦(82)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略历……………周长富(96)
- 回忆直隶陆军小学、北京陆军中学和
保定军官学校片断……………汪云台(105)
- 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莘园(113)
- 保定军官学校片断回忆……………杨樵谷(138)
- 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回忆……………杜如松(147)
- 中国早期军事学校的创办与发展概况……………胡映光(156)

回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劫收石家庄市

- 的实况……………刘壮飞(163)
- 对《黎明报》的回忆片断……………程光远(169)

久负盛名的饶阳金丝杂面·····	饶阳县委 宣 传 部	(179)
独特风味的故城龙凤贡面·····	故城县委 统 战 部	(181)
唐山“义盛永”熏鸡·····	于 祥	(183)
保定四美斋糕点铺历史概况·····	晓 恩	(187)
白运章与白运章包子铺·····	王立东	(193)

傅作义涿州守城始末记

——晋奉两军涿州百日激战史料

王 畅 桂 郁

傅作义守涿州，在军阀混战的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著名的战役。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开始的晋奉战争，涿州不是前线，当然更不是主要战场，但是，在涿州进行的晋奉两军守城与攻城的战事，却比双方主力部队的大规模作战还激烈得多，残酷得多。涿州之战，当时竟至震惊了海外，引起国内外各界普遍关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南京国民政府打给在涿州守城的傅作义的“嘉勉电”说：“三晋军兴，九边声震，主帅以智勇名，将士以坚强胜。……涿州固守，经月余旬，弥见声威，立功殊伟。……”

“……涿州屏藩三晋，锁钥九门，形胜之区，兵家所重。傅师长力撑大局，固守斯城。……众志成城，自有金汤之固。敌不得逞，民有所归，弥著功勋，实深嘉慰。”

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称颂傅作义说：“傅师长神勇无比，各将士忠义绝伦，国内报章以至海外人士，无不惊服，传颂不置。弹丸涿邑，将因傅作义伟大之战功，而为战史上最著之名城矣。”

当时清末遗老、社会著名人士、八十一岁的樊山老人（1846—1931，名樊增祥，字嘉父，号云门，别号樊山。光绪进士，曾任陕西和江宁两地布政使，善诗词书法，有《樊山全集》行世。）写诗一首记述此事：

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燕南立大勋。

十六年中千百战，英雄吾爱傅将军。

民国成立以后，军阀连年混战，国内狼烟四起，民不聊生，年年处处“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所谓“十六年中千百战”，确非夸张之词，在那数不清的战争中，傅作义涿州守城之战，是我国近代战争史上城市攻防战中最为突出的一例。

居于北京正南百里之遥的所谓“畿南第一州”的涿州，当时是奉军的后方，奉军（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原派有军队驻防。然而涿州之战，奉军却担当了攻城的角色，守城的倒是山西晋军傅作义的第四师。作为守城的晋军第四师，在师长傅作义的率领下，从太原出奇兵，越绝境，深入奉军腹地，奇袭涿州，一举而下，从而反客为主，据守涿城。他们立足未稳，即与奉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攻守战。奉军以几个师的兵力，将涿州城重重围困，出动飞机坦克，使用重炮乃至燃烧弹和毒气弹，从空中、地面到地下地道，配合攻城，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区区涿城，危在旦夕。而晋军师长傅作义，竟在一无供给、二无援军的情况下，艰苦卓绝、以一当十，率部固守三个月，充分发挥了他超群的智谋与出众的胆略，表现出很高的军事才能。

涿州之战，使傅作义“一举成名天下知”，为他此后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家树起了一块载入史册的“功名碑”。当然，涿州之战，晋奉两方军队的万千士兵，以及涿县的人民群众，都作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极重的代价。

一

发生晋奉涿州之战的一九二七年，是我国近代史上风云多变的一年。这年的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制造了骇人听闻的“4·12”血腥大屠杀事件。四月十五日，广州反动派又实行大屠杀，南方的革

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在北方，我党的先驱分子、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同志，四月二十八日壮烈牺牲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刑架下。五月间，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部队在河南临颍大战中，击溃了奉军主力部队，胜利北上。这时，盘踞在山西的军阀阎锡山见风使舵，改变了原来与张作霖联合的态度，声明“服从三民主义”，将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对峙。六月，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由于派系的尖锐矛盾，蒋介石在汪精卫和桂系（李宗仁）及沪派（以西山会议派为主）的联合威逼下，于八月十三日被迫下野，跑到日本。十一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实现蒋汪合作，蒋介石重新夺得了国民党的领导大权。十二月底，蒋介石在与日本勾结并取得美国的支持后，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形成蒋、桂、阎、冯四派的联合，共同北攻张作霖。

傅作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所进行的涿州守城之战的整个过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尖锐激烈、复杂多变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在发展。但是，从全国总的情况看，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革命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南方国民党新军阀刚刚崛起，正是不可一世的时期。而北方，北洋军阀的统治虽然遭到打击，并未大伤元气，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妄图巩固他的北京“安国军政府”。所以，此时无论是国民党的新军阀，还是北洋旧军阀，都在穷兵黩武，醉心于“武力统一”中国。毛泽东同志曾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

山西军阀阎锡山，放弃与张作霖的联合，改而宣布晋军为国

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并于一九二七年九月间誓师“北伐”。

阎锡山的目标在于京、津，于是他派四个军的主力部队，出井陘、获鹿、元氏、平山，沿京汉铁路北进；派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出大同、天镇、阳高，沿京绥铁路东进，计划最后会师北京、天津。

傅作义的第四师，被阎锡山作为别动队，执行横断京汉、京绥两铁路间奉军之联络的任务，以配合晋军主力作战，相机进据京、津。晋军第四师司令部驻太原，所属各旅团分驻忻州、临汾、大同、原平等城镇。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师长傅作义下动员令，二十三日，所属各部队从驻地出发。十月三日，全师至蔚县集结，计划出蔚县后，进至县东北之桃花堡，然后插向北京城南铁路沿线的良乡或涿州。

涿州居京保之间，北距北京百里，南距保定百余里，东南距天津二百里，为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紧扼北京之咽喉。当时张作霖坐镇北京，为确保京汉路之安全，把他的前敌指挥中枢设在保定，派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统驭。而在涿县，他派驻了一个师的兵力，由其嫡系十五师师长张作相镇守。

九月下旬，由阎锡山亲率的晋军四个主力军，突然东出娘子关，到达定州，其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连失要地。十月初，驻守涿州的奉军十五师张作相部调往保南参战，由张学良的卫队旅王以哲部接防。

十月十一日，奉军来接防的王以哲部在涿州火车站下车，陆陆续续经涿州南门进城。当日，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设宴，为接任涿城守事的王以哲等奉军官长洗尘接风。近午，一支队伍急急自涿州北门而入，穿过控扼涿州南北大街中心的钟鼓楼，继续南进，在接近由南门而来、沿南大街北行的刚刚入城的奉军时，这支队伍突然举枪射击，奉军士兵猝不及防，走在前面的死伤大半，后面的惊散而乱。继而城内枪声四起，在涿州商会会长家饮酒的王

以哲等人，听见枪声，正不知底细，仓皇而出，见城中已乱，他无法召集队伍，只得退到城东南角的天主堂。这时，城外火车站方向也响起了枪声。一场恶战，猝临涿州古城。

这支由北门而进的队伍何所而来呢？原来，这乃是晋军傅作义第四师的先遣支队，犹如天降奇兵，在奉军及涿州百姓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又天缘凑巧，正赶上奉军换防之机，突然来到涿州。

二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晋军第四师在蔚县集结之后，师长傅作义觉得，如按原来的行军计划，部队进出桃花堡，行动容易被奉军察觉，于是改变计划，从蔚县东之九宫口入山，转至拒马河上游的大河南，然后沿拒马河而下。这条路线，固然路途艰险，行军困难，但人烟稀少，对方难于察觉他们的活动，按此行军路线，奇袭涿州，必能取胜。于是十月五日，傅作义部从蔚县出发。

九宫口一带，丛山叠嶂，矗立云霄，采樵小径，曲折蜿蜒。其中之马头山尤其陡绝，前行的马足挨接后人的肩头。山中罕见泉水，山中百姓用甕缶储存雨雪食用。傅军行进途中，军士苦渴，山路又难行，沿路偶有居民，家中多无储备，征用几无所有。士兵所带干粮有限，每日只得半饱，然而又必须日夜兼程、忍饥前进。六天之后，傅军到了房山县之张坊镇。

张坊镇距涿州城有五十多里，其地背靠太行山，俯临涞涿平原，是拒马河流经数百里太行山区之后跨入平原的咽喉要塞。这里穷山绝谷，道路崎岖，行人尚且少有，更从无军旅进出此地。所以傅作义的晋军四师沿拒马河绝径来到这里之后，竟未遇到奉军的一兵一卒。

傅军的先遣支队，由其步兵三十六团团团长袁庆曾任支队长，下属三个营。当其中的两个营到达张坊后，由于过度疲劳，士兵皆卧地而憩。袁庆曾觉得，张坊濒临涿州，而晋军此来，至今未为奉军所知觉，应该抓住战机，急进涿州。于是不等先遣支队的另一营士兵到达，即以马鞭抽醒卧睡的士兵，疾驰而至距涿州城只有八里路的东里池村，立即进行部署。以两连兵力袭击城东南火车站，袁庆曾率余部至涿州北门，适值北门无奉军防守，故长驱直入。城内商民弄不清所来为谁之军，直至晋奉两军在南大街相遇开火，仍不知其所以然。进驻涿州的奉军王以哲部士兵，均戴黄色臂章，而傅作义第四师晋军所戴臂章，是单日黄、双日红，这天恰好是单日，所以奉军见从对面过来的士兵也是黄臂章，以为是同部，并未怀疑。将要碰面时，对方突然开火，始知是敌军。

晋奉双方在城内南大街交火后，晋军四师袁庆曾的先遣队两个连也已到了火车站，奉军王以哲部陆续来涿的士兵有一批人正下车，即被晋军搞了个突然袭击。奉军退散后，晋军破坏铁路，掀翻铁轨，但奉军发现来犯的晋军人少势单，复又集合士兵与晋军交锋，晋军被迫撤离车站。

至晚，据守在城内东南隅天主堂的奉军在旅长王以哲指挥下，突然向南门发起攻击，打死晋军守门的一名排长和在城上巡查的两名连长。南关的奉军乘机冲进城内，占据南门城楼，进至南大街，以麻包垒成工事固守。黎明时，城外奉军一面炮击北关，一面猛攻城东南、西南两角，攀援城墙，坠而复上，城势岌岌，城内奉军向北推进，城内城外奉军互相呼应，城内晋军难于立足。但是晋军先遣队长袁庆曾很快组成了百余人的精锐突击队，穿便衣穿行屋脊，越高垣重檐，俯临南大街，居高临下，破坏了奉军的工事，破坏了奉军火力网，城内奉军死伤过半，只好逃出城外。这样，城内奉军退尽，晋军开始固守。袁庆曾却不是

实行消极守城的办法，而是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他于立足未稳的当夜即派骑兵偷袭距涿州城东北方五里之遥的永乐火车站，打算炸毁永乐铁路桥而未成功，退回城内。

十月十二日，由晋军后续部队组成的先遣支援队，在步兵第四旅旅长白濡青的率领下，已经从张坊赶到距涿州三十里的观仙营。观仙营以东有奉军骑兵出没，并在观仙营东十里左右的泗各庄，发现有奉军驻守。白濡青部于十三日凌晨出发，一方面迎击奉军骑兵，一方面以炮轰击奉军守军。奉军骑兵披靡四散，守军也向东撤退。白濡青部晋军直趋涿州城北大石桥。城内晋军袁庆曾部出北门迎接，受到南北夹击的北关奉军溃退，晋军白濡青部从城外西北角经东北角至火车站进行警戒。

晋军傅作义的第四师本部，行进至西沙沟附近，遇到奉军步骑兵的迎袭，炮弹密如雨下，傅军师司令部的士兵大为震恐。而当此危急之时，师长傅作义却十分镇定，从容指挥战斗，军心为之稳定。属下炮兵团长曾延毅，登临高阜，亲操大炮，一发击中奉军前锋，再发击中奉军后续，于是奉军相率引退。此时，晋军第四师的左右纵队均已进城，袁庆曾派兵四门出击，迎袭奉军，接应傅作义师本部，俘虏奉军一连人，缴获迫击炮、机关枪、步枪、弹药等一部。出袭永乐火车站的骑兵，将永乐铁路桥破坏，京汉铁路亦暂中断。十四日黎明，傅作义率晋军第四师司令部人马进入涿州城。

三

晋军第四师傅作义部乘虚进据涿州城时，奉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在京汉线保定以南和京绥线张家口以东迎击阎锡山的晋军主力，晋军谋定后动，来势很猛。奉军初战失利，继而经过整顿，逐渐将晋军各路分别击破，阎锡山各主力军纷纷撤离京汉、京绥

两铁路线。奉军失地复得，阎锡山仓皇逃进娘子关，乃至晋军司令部全部印信等，都被奉军所截获。而傅作义所率晋军第四师进占涿州后，孤军奋战，欲退不能，傅作义竟以其坚毅勇武之师，坚守涿城几近百日。

起初，奉军只有王以哲一个卫队旅的力量，在涿州与晋军傅作义的一个师相争持。王以哲旅下属步兵三个团，第一团团长刘多荃，第二团团长于兆麟，第三团团长韩麟征，都是有较强指挥能力的军官，部伍训练有素，装备也比较好。傅军据守涿城后，由于京汉铁路线距城只有千米左右，车站和往来列车均在城内炮火射程之内，所以往来列车如无奉军炮兵开炮掩护，便无法通过。

涿州扼北京之吭而拊保定之背，晋军期在必争，奉军也不会甘心失去。于是，晋奉双方对于涿州的攻与守的争战便激烈地展开了。

十月十四日黎明，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进入涿州城以后，立即绕城墙巡察，接着就召开全师官长会议，研究部署守城方略。他守城分成两大战线，一是卫戍，由旅长白濡青任司令；一是城防，由团长袁庆曾任司令。他还提出，兵民相处最难，客兵初至尤其难，对部队必须实行严格的法纪约束。会议结束，他命令卫戍、城防分兵各司其职，士兵立即开始构筑工事，布置炮兵阵地。师司令部布告涿州民众，严申纪律：“凡我民众，各安生业，勿相惊疑。公平交易，勿抬市价。倘官兵或有不法行为，准予来部控告，定行尽法惩治，决不姑宽。其各凜遵。”城守布置刚刚停当，奉军飞机便飞临涿州。傅作义命令袁庆曾：要严加戒备，边迎袭边做工，奉军攻城时应战，奉军引退时修筑工事，战虽急，工不可缓。工事一成，则可以逸待劳。他还告诫士兵，掌握守城战斗之规律，并亲自教授士兵守城侧射之法。

这日夜半，奉军王以哲部调集炮兵，选定城东北角为攻击点，在炮火掩护下，王以哲指挥第三团韩麟征部爬城强攻。城上

晋军早有准备，奉军反复冲击，晋军沉着应战，奉军死伤很多，攻势顿挫。在此时机，晋军以出其不意之兵，冲出东门，袭击奉军后方，奉军被迫撤退至城东北五六里远的普寿寺（即清凉寺）。

张学良得知晋军傅作义占领涿州城的消息后，立即增调奉军第十五师黄师岳部，第二十三师安锡珣部、炮兵第六旅乔芳部及工兵司令柏桂林部等共计三万多人，参加围攻涿州之战斗。

十月十五日黎明，奉军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使用大、小炮一百多门，猛烈轰城，飞机在空中助战，冲锋士兵象潮水般汹涌而上，炮声闻百里，战况极为激烈。守城晋军，北城吃紧，而东南方向炮声渐渐稀落。城防司令袁庆曾判断，奉军用的是佯攻北城、实欲从东南方向强攻之战术，于是亟令东南严加戒备。不期奉军果然袭击城东南方向，同时，东、南、北三方也有奉军蚁附争城，前仆后继。守城晋军艰苦迎击，自平明至日中，共打退奉军五次冲锋。双方均有伤亡，城外奉军死伤尤众。奉军担任攻城第十五师师长黄师岳被子弹打伤。城上晋军，在炮攻最猛烈的时候，也没有一刻停止修筑工事。城防司令袁庆曾冒着猛烈炮火亲至各处监督。

晋军师长傅作义，指挥守城士兵利用战斗间隙，在城上每隔二十米设一土堆，以便临时安置机关枪为侧防。凡城墙之突出部位及甕圈内，亦多设侧防。城上设交通沟，垛口附近，多置土口袋，装满砖瓦碎石，以备不时之需。为城内居民安全计，傅作义派工兵指导、协助居民挖掘地窖，并责成警察分片监督，加紧进行，保证牢固。

为鼓舞守城晋军的士气，傅作义还亲撰训兵白话文，说：“弟兄们此次作战，又勇敢、又坚忍，真算得一等革命军人。我们现在占的地方，正是敌人的致命伤，所以敌人用全力来攻击咱们。哪知道咱们真正的革命军人，什么飞机呀，大炮呀，是绝对恫吓不动的。咱们要是怕飞机怕大炮，还算得一等革命军人吗？弟兄

们，要求大家咬紧牙关，捏定拳头，提起全副精神，好好与敌人打上几天，咱们的光明大道不是就在眼前吗？”

十月十六日黎明，奉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击，由工兵司令柏桂林指挥，选择城东南角作为攻击突破点。总攻之前，奉军工兵已乘夜向城根铺设了轻便铁路，攻击开始后，奉军士兵把铁斗车反扣作为装甲，在炮火掩护下，冒着城上密集的枪弹，运送大批炸药埋放城根，一俟炸毁城墙后，即发起大规模冲锋。等到引爆炸药，轰然一响，仅仅炸塌城角半壁。一则由于城墙太厚，二则由于一部分炸药未能引爆，所以未能轰开豁口。奉军因攻城而集结待发的士兵，无法登城，反而遭到晋军炮火的准确攻击。奉军忽然想到涿州城内的双塔，高十数丈，站在塔顶，城外数十里均可清晰在望，晋军的炮兵观测所一定设在塔上，于是调来加农炮两门，在离城三里的西河村放列，轰击塔顶，一发炮弹击中南塔（智度寺塔）塔顶南角。但在放第三炮时，炮弹在炮膛内爆炸，炮筒被炸毁。因为传说涿州双塔常有灵异，奉军官兵又多迷信，从兹不敢再继续轰击双塔。所以，这次攻城，奉军万炮齐发，炮弹如雨，城内南北大街民房，几乎夷为平地，而双塔却得以保存下来。

十月十八日，晋军师长傅作义命令步兵两个营分别从东西门主动出击，突袭奉军。晋军步兵八团三营营长卫振邦出东门奇袭奉军，旗开得胜，击伤奉军旅长一人，击毙奉军团长一人，夺山炮五门，步枪百余支，俘虏奉军士兵五十余人。晋军步兵七团一营营长杜德昌出西门，亦俘获奉军一百二十余人，步枪百余支。傅作义用兵如神，奉军官兵很感头疼。

此后，奉军一方面在城外构筑工事，一方面又几次发起空、炮、步、骑的多次攻击，还采用了利用云梯全线强行登城的战术，但都无济于事，全不成功。傅作义守城竟固若金汤。

傅作义作为守城的晋军师司令长官，不愧为勇武智谋之将。

他估计奉军连日攻城不下，而且伤亡损失惨重，必然要改变战术。他从奉军俘虏口中得知奉军从保定调来技术队，分析他们可能要挖掘地道，于是他及时召集城防会议，商议应付奉军再攻之策。为了发挥集体智慧，傅作义把与会者分成假定的攻守双方，互相诤辩，最后争论出统一的意见，再下令施行。傅作义还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以后每夜都要召开高级长官会议，议决军情与战事。

为阻断奉军从城外潜挖进城的地道，傅作义决定在城墙内挖掘壕沟；为预防奉军可能使用燃烧弹，傅作义又决定组织救防。监督挖掘内壕，兼办火警预防事宜，由旅参谋长朱锡章负责，并联合涿州城内商会和慈善会分工治事。消防队由晋军旅部士兵五十人和涿州平善、吉祥两水会组成，队长是旅司令部副官杨鸿林和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涿州红十字会王庶侯负责救护队；商会会员王爱堂负责妇孺收容；涿县代县长李梦云负责监督居民加固地窖，做好掩蔽，清除地面易燃物等工作。

不出傅作义所料，奉军正准备发起第四次总攻。这次总攻仍由奉军工兵司令柏桂林指挥，他先调集工兵，从城外数百米的房屋内与树丛后开挖坑道，在城东北至城西南，九个地方同时开挖。为加快开挖速度，保证地道质量，攻城奉军特地打电报到北京，强迫门头沟煤矿的数百名矿工来到涿州，帮助奉军工兵挖掘坑道。奉军想等坑道挖通后，在飞机与大炮配合下，从坑道攻入城中，或从坑道运送炸药炸开城墙，再强攻入城。为了这次总攻，张作霖派了大员前来督战，并命令万福麟亲自指挥。可惜奉军所采取的坑道战术，因为已在傅作义的预料之中，晋军已作好对付坑道战的准备，所以也未能奏效。

十月二十六日，天甫黎明，日头未出时，晋军守城士兵望见城外西南方向地面上有几缕白气上升，推测是奉军所挖坑道的通气孔。晋军出城在冒白气处开掘，断定确系坑道，即以炸药爆

破，炸死坑道内奉军，并破坏了坑道。

为防止奉军从别处潜挖坑道的进攻，晋军一方面用扣起水缸的办法进行谛听监测，一方面又从城内壕沟向城外挖掘直沟，再在城外挖出相通的横壕，以断绝奉军城外坑道的入城。这使奉军所挖的九条坑道有八条均被晋军所发现，奉军挖掘坑道的士兵及门头沟矿工被晋军用机枪“穿糖葫芦”及用炸药炸死的人很多。奉军利用未被发现的城西南坑道运送了将近两吨炸药到城墙下，另外组织了一万人的冲锋队，准备等炸药爆炸后强行攻城。

十月二十七日拂晓，总攻开始，奉军工兵司令柏桂林亲自发火引爆炸药，飞机出动，炮火掩护，冲锋队在爆炸声中冲向爆破口，但炸药爆炸后西南角城墙虽被炸开，可飞落的砖土又将豁口堵上一半。城上晋军士兵一方面以密集的火力网迎击强攻的奉军，一方面抢堵城墙豁口。战斗从清晨直打到午后，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城下奉军积尸复地，城上晋军第三十六团的一个连和第七团的两个排，尽殉无遗。但是奉军此次总攻却仍未成功。

奉军此次总攻，专门派了飞机到涿州城上空散发劝降传单，奉军少帅张学良还亲自坐了飞机到涿州城上空视察。

也是在傅作义的估计之中，奉军此次总攻，向城中施放了燃烧弹，城中处处起火，南城门楼中弹后，瞬息间化为灰烬。由于城中炮弹密如雨下，救火部队难以出动。而晋军旅参谋长朱锡章，亲率官兵出入于弹雨火海之中，扑灭火警六十多处。在城内东部煤油公司救火时，朱锡章眼看十几名士兵被炮弹炸死，但他毫不退缩，冒死从油库抢出大部分煤油。由于地窖较牢固，隐蔽其中的城内百姓无大伤亡。

此次战后，晋军由于伤亡过重，傅作义只得决定招募商民挖掘城内战壕，壕深二丈七尺，宽六尺，总长有二十二里多，以出壕之土积为内城，七天后壕沟竣工。

半月以来，激战不息，守城晋军士兵伤亡、弹药消耗，有减